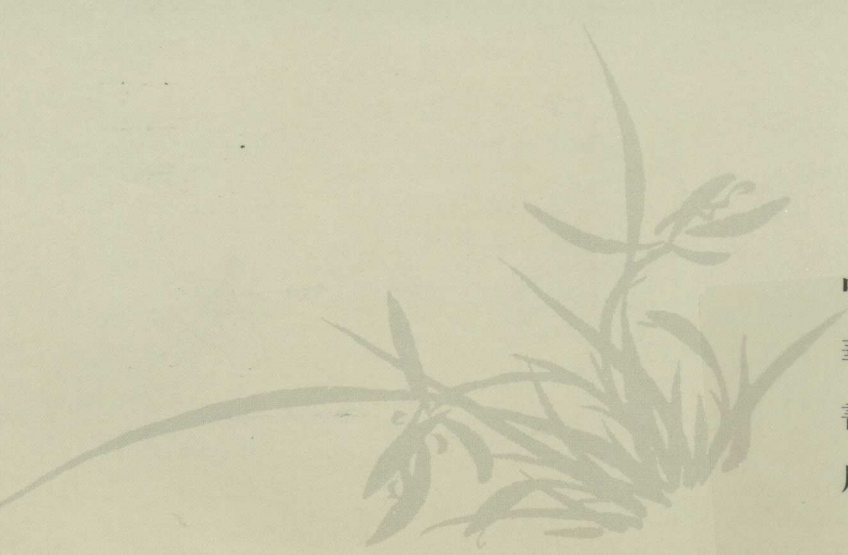


學術筆記叢刊

〔清〕盧文弨撰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
讀史札記

中華書局



學術筆記叢刊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
讀史札記

〔清〕盧文弨撰
楊曉春點校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讀史札記/(清)盧文弨撰;楊曉春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0.3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978-7-101-06928-0

I. ①鍾…②龍…③讀… II. ①盧…②楊… III. 筆記-中國-清代-選集 IV. 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135128 號

責任編輯:張繼海 石 玉

學術筆記叢刊

鍾山札記 龍城札記 讀史札記

[清]盧文弨撰

楊曉春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7%印張·2插頁·180千字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冊 定價:20.00元

ISBN 978-7-101-06928-0

前言

一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讀史札記，是清乾隆時期著名學者盧文弨的三部學術筆記。

盧文弨，字召弓，號磯漁，又號檠齋，晚號弓父，其藏書樓名抱經堂，因又號抱經，而人稱抱經先生。先世居浙江餘姚，後遷杭州，舊居數間草堂在杭州東里坊，故盧氏的文章多自署「杭東里人」。生於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六月三日。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中順天鄉試。七年（一七四二年），授內閣中書。十七年（一七五二年），中一甲第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官會試同考官、尚書房行走。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署日講起居注官，升左春坊左中允、翰林院侍讀。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升翰林院侍讀學士。三十年（一七六五年），主廣東鄉試。三十一年（一七六六年），為會試同考官，提督湖南學政。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以條陳學政事，降調還都。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年），因繼母年高，辭官歸養。此後，主講南北各書院，直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一七九六年一月七日）謝世，前後達二十餘年。鍾山札記、龍城札記兩書

即都冠以書院之名。

盧氏生平，翁方綱撰皇清誥授朝議大夫前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抱經先生盧公墓誌銘、段玉裁撰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公墓誌銘、嘉慶五年（一八〇〇年）臧庸撰翰林院侍讀學士盧先生行狀、嘉慶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吳騫撰抱經堂集序（均載中華書局中國歷史文集叢刊本抱經堂文集）有比較詳細的記錄。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也有盧文弨的傳，但是十分簡略。關於盧氏先後所主各書院的情況，翁方綱撰墓誌說：「前後掌鍾山、紫陽書院及崇文、龍城、婁東、暨陽、晉陽、疊主講席。」臧庸撰行狀說：「壬辰，兩江總督高公晉奏請主鍾山書院講席，先後八年。」歷主浙江之紫陽、崇文，山西之晉陽，太倉之婁東，常州之龍城，江陰之暨陽諸講席。」吳騫撰抱經堂集序說：「林居餘二十年，歷主晉陽、鍾山、龍城、婁東、暨陽之講席。」晚主崇文書院，浙西人士咸樂其化，駸駸有鄒魯之風。會權使者晉接禮稍弛，先生乃拂衣去，而之鍾山。」所言並不一致。柳詒徵盧抱經先生年譜（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第一期刊，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和張波柳詒徵盧抱經先生年譜補遺（中華文史網，<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QSYJ/ZTYJ/RWYJ/01/29/2007/19291.html>）對此作過考證。

盧文弨最主要的著作是羣書拾補三十九卷和抱經堂文集三十四卷。鍾山札記四卷、龍城札記三卷、讀史札記一卷則是他的三部部頭不大的學術筆記。三部筆記的成書、刊印情況各不相同。

鍾山札記刊印於乾隆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年），有此年盧文弨自序，可知是他生前編定、刊刻而成的，最能反映盧氏的學術水平。盧氏自序云：「余前後忝鍾山講席最久，故以『鍾山札記』標其目。」並非札記都是在鍾山書院任教時所撰，出版時他在龍城書院。龍城札記，刊於丙辰年，即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此時盧氏剛剛過世。目錄後有嘉慶元年錢馥識語曰：「此三卷則曾繕寫成篇，遂取刻之，與鍾山札記並行焉。」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載悔庵學文卷八，湖州叢書本）說：「抱經先生喜校書，一窮日力於此，不暇自著書，文集而外，僅此兩札記耳。鍾山四卷，生前自付梓；龍城三卷，則生後所彙也」。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嚴元照讀史札記序又說：「故所自著書，唯鍾山札記四卷生前所刻。後來又纂龍城札記，未竣而歿，今所刻三卷，非全書也。」從龍城札記並無盧氏自序看，確是未竟之書。關於龍城札記的得名，嚴元照書

盧抱經先生札記後云：「書院之在江寧者曰鍾山，在常州者曰龍城。先生歸田後，主講兩書院最久，故以名其書。」龍城札記亦當是盧氏在世時所取書名。龍城札記錢馥識語談到二書之成云：「龍城札記，抱經先生掌教龍城時之所記也。先是，先生掌教鍾山，有鍾山札記四卷，嘗自序而刻之。」此說是不準確的。

鍾山札記卷一「虎賁」條、「穆謂之涔」條末有臧庸識語，當得到盧氏的認可。龍城札記卷一「鞠躬鞠窮芻芻」條、「濂爲濂之重文」條末有錢馥識語，或是錢氏整理時所加。錢馥小學盒遺書（清風室本）卷三有「校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條、「校龍城札記鞠躬鞠窮芻芻」條。「校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條校正鍾山札記共五條，不見抱經堂本鍾山札記；「校龍城札記鞠躬鞠窮芻芻」條即抱經堂本龍城札記卷一「鞠躬鞠窮芻芻」條末所注者。錢氏還校正過盧氏所校晏子、經典釋文等，錢泰吉撰錢廣伯小傳（載清風室本小學盒遺書卷首）稱：「盧抱經學士刊叢書，聘主讐校，詳審異同，一無誤。」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二書抱經堂初刊本（又稱抱經堂叢書本），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年）直隸書局曾據之影印，最近則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一一四九冊）影印本；光緒間式訓堂叢書、校經山房叢書均收錄二書，都從抱經堂本而來；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叢書集成初編（第三百五十一冊、第三百五十二冊）亦收錄此二書，均據

抱經堂本排印。道光間阮元輯皇清經解收錄此二書，均爲一卷節本。

讀史札記則是盧文弨死後他人從其遺稿中錄出的，因此並非都是盧氏完全許可的意見。此書向以抄本流傳，直至光緒間才由貴池劉世珩輯入聚學軒叢書第二集刊行。聚學軒叢書本保留了各抄本的序跋文字，並有劉世珩的二跋，由之可知傳抄、刊印過程是：盧文弨歿後不久，孫頤谷從其遺稿中錄出其未刊筆記，成讀史札記一書，嘉慶三年（一七九八年），嚴元照屬宋斗爲從孫頤谷處抄出，並校對一過；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年），勞格從毋自欺齋（慈溪馮可鏞齋號）假得嚴元照校本，手錄一副；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年），孫廷翰從吳申甫處假得一抄本，抄錄一本，此抄本係傳抄自勞格錄本；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蕭穆情人從問清太史（孫廷翰，字問清）家抄出一本，次年又照原本校對一過，並寄贈劉世珩，望其刊入所輯聚學軒叢書；光緒二十一年，劉世珩已從蕭穆處知有讀史札記一書，次年方得如願。傳抄二百年後，遂有讀史札記的第一次刊行。性質不同的部分附於書後，乃原抄本所有，而稱論學札說則劉世珩所爲。此書有一九七七年臺北廣文書局國學珍籍彙編影印本，一九八二年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本，一九八八年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叢書集成續編（第二百六十五冊）影印本，一九九四年上海書店叢書集成續編（第二十七冊）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第四百五十二冊）影印本等多種影

印本。

三

鍾山札記共一百四十九條，龍城札記共五十四條，二書多是刊正、解釋經史子集四部典籍文字的內容，尤以先秦典籍居多，也多處論及古代文獻的體例，主要集中在鍾山札記卷三和卷四；還有一些條目則是解釋名物制度的。讀史札記共五十七條（不計所附論學札說十則），主要校正漢書、魏書、北史、南史、宋書、新唐書、元史、明史等正史的文字，並指出各書敘述中不當之處。除了循之史實外，普遍地利用文集中的神道碑、墓誌以及實錄、筆記等各類文獻來比勘，取得很好的效果，對今天的治史者仍多有啓發。三書多見刊正羣籍文字之處，與羣書拾補頗相仿，有的條目還可以和羣書拾補相對照，足見盧氏作爲一代校勘名家的治學旨趣。盧氏間或有一些議論，往往是他整理古書的心得，也很值得注意。如鍾山札記卷二「蔡中郎集」條云：「凡傳古人書，當一仍其舊，慎勿以私見改作。」又云：「蓋即一篇之中，其當改訂者不少，但究須審慎，疑者寧闕，以俟後之人，或有能通其意者。若遽憑臆改定，而又全沒舊文，則似是而非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卷二「大成午」條云：「甚矣！古書之不可輕議更改也。」王菩「條云：「故古書雖明知其誤，

勿寧姑仍之之爲愈。」讀史札記「律曆志」條云：「古書之不可輕易議改。」均是。

盧文弨的筆記中引用了兩漢以來衆多學者的論說，其中清代學者有顧炎武、毛奇齡、姜宸英、李光地、臧琳、馮景、何焯、楊名時、徐文靖、王懋竑、萬承蒼、厲鶚、丁敬、惠棟、吳玉搢、蔣汾功、趙曦明、袁枚、丁傳、梁同進書、戴震、錢大昕、畢沅、吳騫、段玉裁、王念孫、梁玉繩、劉台拱、錢馥、李富孫、阮元、臧庸等多人，尤以引用段玉裁之處最多。另有幾條只是引用他人的說法，並不陳述自己的意見。有的條目中，引用之後還簡略地介紹所引的當代學者，計有鍾山札記卷一「冠義鄉大夫當作卿大夫」條之劉台拱，「繕完葺牆」條之段玉裁，「論語子路子貢疑管仲非仁」條之袁枚，「搏與專同」條之錢大昕，卷三「洗犬棗」條之丁傳，卷四「氏與是同」條之王念孫；龍城札記卷一「王肅解經故與鄭康成異」條之臧庸，「象恭滔天」條之徐文靖，「僞尚書古文不可廢」條之王懋竑，「趙文子論舅犯」條之蔣汾功。清代學術大盛，尤其以乾嘉時期爲高峰。盧文弨生逢其時，與上述諸人中的劉台拱、趙曦明、袁枚、丁傳、戴震、錢大昕、吳騫、段玉裁、梁玉繩、錢馥等都有交往，臧庸則是盧氏的弟子。這種相與論學的風氣，不能不說是時代的特點，也是促成盧氏在學術上獲得成功的時代條件。龍城札記卷一「鞠躬鞠窮芻芻」條末錢馥識語係指正盧文弨的錯誤，拿它和龍城札記卷一「魯公爲字禹人」條引及錢馥的意見又進而反駁之處一併讀，很能讓人感受到學者之

間相與論學的純正友誼。

從現有的三種筆記，還可以看到盧文弨針對某一學術問題前後多次思考的情形。如龍城札記卷二「米粟」條，提到在鍾山札記中曾記過此一問題，所記就是鍾山札記卷三「米纜」條。龍城札記卷二「省心雜言」條記下他昔日的意見，並改正了他在羣書拾補中的意見。龍城札記卷二「郝經鴈足繫書」條，稱他曾經懷疑元史中郝經九月一日於真州放繫書之鴈的記錄，認為九月是大鴈南翔之時；現在考得放鴈雖是九月而汴梁得鴈卻是三月，疑惑方才解除。在此條中重點討論的正是大鴈的歸期。讀史札記有二「郝經傳」條，後一條的內容正是盧氏曾經有的疑惑。由此可見，讀史札記因非盧氏親自編定的著作，有一些為他放棄的意見，卻因舊稿保留而被後人所採納。所以讀史札記「郝經傳」後一條實際上是可刪去的。讀史札記還有與另兩部筆記雷同的地方，如讀史札記「漢書非失於限斷」條與鍾山札記卷四「史漢目錄」條主旨相同，「高帝紀」條第一小段的内容與鍾山札記卷二「欲奇此女」條略同，「宋書良吏傳」條最末部分的内容與鍾山札記卷四「田祿」條略同，只是文字有所不同。

讀史札記除了有二「郝經傳」條外，還並有「明史藝文志」條和「藝文志」條。又「梁儲」條名似當作「梁儲傳」、「孫承宗」條名似當作「孫承宗傳」、「徐善述」條名似當作「徐善

述傳」，才符合其他條目的體例；而「汪澤民傳」條名似當作「元史汪澤民傳」、「饒娥」條名似當作「新唐書饒娥傳」，方與前面有關宋書諸條區分明確；「吳達傳」條名前亦當綴以「宋書」二字。

按讀史札記嘉慶四年嚴元照序稱其所抄原書有趙敬夫夾簽，並附簡端。這應當就是今所見讀史札記「饒娥」條、「索虜傳」條、「傅亮傳」條、「檀紹傳」條、「劉定之傳」條的注文的作者。「傅亮傳」條注「『目論』本史記越句踐世家」，補盧氏此條之不足，正非盧氏語。敬夫，江陰趙曦明字，爲盧文弨老友，卒在文弨前。讀史札記夾簽是趙曦明所寫還是盧文弨所記，今不可知，似以後者的可能性爲大。又龍城札記卷三「塑像」條有小字注文，謂趙敬夫曦明所云。

四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今以續修四庫全書影抱經堂本爲底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所據原本間或有缺字的地方，則根據民國十二年直隸書局影印本補上。抱經堂本爲後出各本之祖，且幾無誤字，所以未取其他各本校勘。讀史札記，以續修四庫全書影聚學軒叢書本爲底本，本無他本可校。因爲標點的需要，核對了部分引文，偶爾發現文字歧異處，寫成

校勘記，一併置於書末。鍾山札記、龍城札記的標點還偶或參考了叢書集成初編本的斷句。需要說明的是標點中的引號大致用於兩種情況：一是引用典籍的原文，一是重點討論的字詞。盧氏大量引用了各類典籍的文字，凡是直接引用的都儘量加上引號；而討論字詞之處比比皆是，往往容易區分，也便不一定都加上引號。

三書原有引文，有時爲了防止斷句的錯誤，加了「句」字，現在因爲已加標點，便全部刪去。避清諱處如改「玄」爲「元」、「彳」改「弘」爲「宏」，「曆」爲「歷」、「麻」改「寧」爲「甯」，改「淳」爲「澶」，改「丘」爲「邱」之類，現予回改；「玄」、「弘」、「曆」、「寧」等缺筆，也予補全。

鍾山札記、龍城札記二書原來各有目錄，龍城札記錢馥識語原附目錄後，現在均仍其舊，不予改動。讀史札記原無目錄，現將正文中的條目名彙錄於前，作爲該書的目錄。

點校者讀書不廣，尤其昧於先秦史事，雖然勉力查對，錯漏在所難免，祈請讀者批評指正。

楊曉春 二〇〇八年五月一日於南京大學十三舍四二二室

總目

鍾山札記	一
龍城札記	一三
讀史札記	一五
校勘記	二三
附錄	二七
清嚴元照書盧抱經先生札記後	二七
清錢馥校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	二八
清周中孚鄭堂讀書記題跋一則	三〇

民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三則·····	三三
現代張舜徽清人筆記條辨一則·····	三五

鍾山札記

